

天定风华

上

天下归元

著

TIAN DING
FENGHUA

IV 此心倾



横贯长空 惊艳初遇 四面楚歌 破万而出 绘手好钱 精美海报、书签系列篇 “天定风华” “太史阑” 破碎皇权 阴谋诡诈 倾天危 步步艰危

归元 天下 最大气 古言作家 华语文坛

天定风华

TIANDING
FENGHUA

IV 此心倾

上

天下归元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定风华. 4, 此心倾 / 天下归元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7-5399-6541-3

I. ①天… II. ①天…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11745号

书 名 天定风华4此心倾（上、下）
作 者 天下归元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 题 策 划 李文峰 史静怡
责 任 编 辑 姚 丽
文 字 编 辑 李文峰 史静怡
责 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市平谷县早立印刷厂
开 本 700×980毫米 1/16
字 数 530千字
印 张 36
版 次 2013年11月第1版，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6541-3
定 价 59.80元（全二册）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上] 目录
C O N T E N T S

第 一 章	叫花鸡	1
第 二 章	国之妖孽	7
第 三 章	御姐与正太	22
第 四 章	叫花鸡你好，叫花鸡再见	28
第 五 章	邵家新魔王	41
第 六 章	春光煦煦，有美一人	48
第 七 章	你真丑	62
第 八 章	邂逅惊心	69
第 九 章	一个人的屠杀	83
第 十 章	路遇	89
第十一章	我们都爱洗刷刷	103
第十二章	心事	110
第十三章	投怀送抱	123
第十四章	二五营	129
第十五章	热血如沸	142
第十六章	醋意	149
第十七章	容楚之怒	162
第十八章	徒儿请受师父一拜	170
第十九章	我想你要我	223
第二十章	美人走光	252



目录[下]

C O N T E N T S

第二十一章	奇女子	293
第二十二章	容楚的心思	307
第二十三章	有了老婆忘了娘	313
第二十四章	水中情	326
第二十五章	你亲我亲大家亲	338
第二十六章	我家“娘子”好漂亮	349
第二十七章	揩油法宝	361
第二十八章	动情	374
第二十九章	真爱未满	387
第三十章	伤我侵我，此仇必报	399
第三十一章	压寨相公	411
第三十二章	闯阵来救	425
第三十三章	心事如舟	438
第三十四章	贤惠媳妇	450
第三十五章	心中有你	462
第三十六章	空手套白狼	489
第三十七章	深情	502
第三十八章	生死相随	515
第三十九章	容楚到来	528
第四十章	为她报仇	543



第一章 叫花鸡

夜，苍穹如盖，笼罩着春色中的南齐山河。

南齐，陆地之南，山温水软，越往南到了齐南境第一大城安州，山势就越和缓。

安州城外，鹿鸣山在地平线上起伏成一道温柔的弧，沿着城郭的青灰色城墙慢慢延伸，越过春草茸茸的平原，点亮一条银色的玉带——鹿鸣河。

鹿鸣河是鹿鸣山的绶带，是安州的游览胜地，是骚人墨客美妙文章的温床，不过最近却被人霸占了。因为霸占的那个人说，鹿鸣河有温泉之温，却没有温泉的硫磺臭味儿，有清水之洁，却没有澡盆的狭窄拘束。群山围拥，春夜寂寂，野花摇动，飞鸟斜枝，只有在这样的意境中洗澡，才不辜负他珍珠般的肌肤。

此刻，鹿鸣河周围三里，分成了三圈。

最外圈。一大群骑马执鞭的金甲护卫在高岗上逡巡，每人间距三尺，目光搜索面积三丈，辐射三里内一切响动，风吹草动，鸟惊兽伏，路过农夫放屁，怀春少女偷窥，都将立即被纳入警戒驱逐范围。

中圈。似乎没啥动静，就是草特别静，风吹过，毛都不动一根。一只兔子咻一声从草坡上越过，再咻一声凭空消失在草坡下。

黑压压的草头动了动。

“晚上有夜餐了……”

“闭嘴！别惊扰主子洗浴！”

最内圈。没有如临大敌的金甲护卫，没有黑暗中潜藏的影子秘卫，只有一群婉转低笑的韶龄女子，薄纱粉绡，云鬓花颜，都挽着袖口，露着莹白的臂或腿，围着一水边忙碌。

“挽春，今晚的胰子用大丽花香味的。主子说了，明天是阴天，所以体味要明亮些。”

“巧媚，大丽花浓郁，外裳熏香就不要再浓，淡淡杜若香气便可。”

“里衣用淮南生丝缎，别用碧罗葛，粗糙。”

莺啭燕啼，南国软语，丽人们在茵草上赤足而行，似谪降人间的艳美狐妖。

草地上一排玉盘。胰子、澡豆、香精和檀梳分门别类，挂着乌檀木的小标签，用杏黄明绸蒙着，以免落了不存在的灰。姑娘们早练就了好眼力，这黑天里，要胰

子不会给皂荚，要面巾不会给澡豆，因为都知道，弄错了，这辈子就完了。

山坡下有撩水之声，水光溅起，也是一串晶明的月亮。有人在河中懒洋洋地唤，声音低沉魅惑，“衣来。”

“好嘞。”脆生生的笑答，比水波更明亮。

一件雪色长衣在玉琢般的指尖流过，似一段月光被弯折。那些纤纤玉指，用羊油日日保养，以免指尖微糙，损伤了衣料上银丝暗织的精细花纹。

最美的姑娘将衣裳捧进玉盘，其余人抿着嘴，羡慕地笑看她——能近身伺候主子，是安州所有韶龄少女的梦想。因此也就没人注意到，沉黑的天际，忽现一抹湛蓝的光，转瞬便要抵达鹿鸣河上方。

莲步姗姗，捧衣而来的少女，在月色中默然生晕，美如仙子。

河水里，趴在一块圆石上，维持着托腮含笑姿势等待的那个人，看着仙子衣袂飘飘地过来，指尖慢慢掐住了一根水草，一折，二折，三折。

三……二……一……滑倒。

“哎呀！”娇呼声在他默数到“三”时响起。

那捧衣少女一个踉跄，纤腰一折，准而又准地往他怀中跌来。

确实很准，人跌下来了，手中的玉盘还抓得紧紧的，叠好的衣服都没散。

他微笑，淡淡兴味，浅浅无聊。女人啊，如果你们美丽，那便意味着你们乏味——同样的脸，同样的妆，同样的香气，同样的每晚一跌。

水声哗啦，他懒懒站起。不就是投怀送抱的一跤吗，还能跌出花样来？还能跌出传奇来？还能跌出个让人耳目一新的美人来？

头顶天光忽然一亮。

好像苍穹开了道缝，露出发白的内里，一道强光炫得人眼睛发花。

四面惊呼，人人捂眼躲避，他却仰起脸，眯着颠倒了南齐的眸子，盯着那刺眼的光亮。

极亮之处就是极暗，那一片强光的轮廓撕裂天际，像苍天忽然睁开幽深的双眼。随即那暗蓝色的口子里，忽然跌出个人来。

他惊得眼眸都大了一圈。

那人似是被裂缝里一股强大的力量弹出来的，身形踉跄，不由自主，眼看就要狼狽栽落，却忽然伸手，在裂缝里狠狠一拽，大声道：“还我！”

一个样式古怪的东西被拽了出来。看起来像个盒子，还粘着一点红光。

那人犹自不罢休，一手抓了那东西，一手在裂缝里乱掏，“么鸡？小珂？文臻？大波？还我！你敢关门……Shit！”

骂声未歇，裂缝门一般忽然合拢，将那高空怒骂的家伙挤了出来。

一道闪着红光的弧线斜斜坠落，正冲着鹿鸣河。四面惊呼，河中男子不急不忙，一把抓起正要落到他怀中的少女，狠狠往上一顶。

砰一声闷响，两具人体在半空中撞上，掉落。

少女的惊呼和玉盘的碎裂声同时响起，隐约哧的一声，淡淡焦糊气息弥漫。

掉下来的人低低咕哝了一句“该死！”，随即一骨碌爬起身来。

草地上已是一片狼藉，姑娘们早惊得一哄而散。这里警戒森严，三里之内无人可近，所以内圈里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毫无临敌经验，也没有防御示警本能。这也不能怪她们，谁能想得到敌人会从天而降呢？

现在，场内只剩下三个人：河水里一个，吓晕了一个，天外来客一个。

天外来客短发凌乱，满面黑灰，只看得见一双不算很大却锋锐的眸子，蹦起来时腰力柔韧，长腿划出一道凌厉又优美的弧线，从身形看，像个俊俏少年。

水中人饶有兴致地打量着岸上的人，目光像高手的画笔，从平坦的胸，一直画到挺翘的臀。

“Shit！”太史阑好像完全没感觉到被偷窥，咕哝一声，扔掉手中的小皮箱，搓了搓发烫红肿的手指。刚才从裂缝里抓出了什么？烫得惊人。

环顾四周，脚下有个美女，四面玉盘碎了一地，还有很多一看就很精美的衣物，只是都已破碎并出现焦痕，空气里有不充分燃烧引起的淡淡硝磺气息。

看也不看那晕倒的女人一眼，太史阑蹲下身，捡起一件衣服，端详半晌，随即倒抽了一口凉气。

衣物纹饰，中古风格，别说这是在拍戏——古装戏的戏服粗糙得不行，一件里衣都做这么精美，制片方得亏本。

太史阑双手抚膝，半蹲着，沉思三秒钟。

三秒内，她怀念了研究所，哀悼了宠物么鸡，回忆了三个死党……完毕。

既来之，则安之。无论到哪里，不就一个字——活？

太史阑直起身来，跨过地上的女子，顺手抓起一件衣服，撕开打结，做成一个简易的袋子。那衣服短而宽，衣料精美滑润，造型似乎有点儿眼熟。

当然，太史阑不会管这些闲事，她只管将碎玉黄金等通通收拢，扔进袋子，再把袋子装进她那个小皮箱内。

皮箱旁有块不起眼的灰黑色石头，拿起来时有些热，她想了想，好像自己从裂缝里抓箱子时，带出了裂缝里的什么东西，难道是这个？

陨石？时空裂缝里不知名的宝贝？掉下来时烧掉这些衣服、灼伤自己手掌的，就是它吧？未知物体有危险，却也可能潜藏着巨大的价值，不如先留着。

她把石头也扔进箱子，砰一声撞坏了掌上游戏机，她却毫不心疼地耸耸肩——到

了这地界，游戏机就是废塑料，还不如一块切糕顶用。

河水里，男人趴在圆石上，看着奇装异服的家伙忙忙碌碌地捡破烂，强盗一般将值钱的不值钱的全数塞进一个古怪的大盒子里。

他微微上挑的眼眸眯起。那光芒，与其说是兴味，不如说是危险。

他的东西，也有人敢拿？

上次拿过他东西的人，骨头都化灰了……哦不，没有骨灰。

河中人的手指一动，扣住了一枚石子，随时准备招呼下这旁若无人的奇怪少年，但随即又眼神一凝……那小子在干吗？

草地上，太史阑捡齐了所有衣服，还拣了几只精巧的火折子，仔细研究了一下用法，最后才选了一件宽大的交领白袍，套在身上。

河中人忽然皱了皱眉。那白袍似乎有哪里不对，可一时他又想不出……

太史阑套上白袍，在昏迷女子的身上翻了翻，找出一盒胭脂，全部抹在自己衣服上。那种膏状胭脂黏腻鲜艳如血，抹在身上，顿时看起来血迹斑斑。

河中人看着她的举动，先是一怔，随即若有所悟，眼神一闪。

这小子哪里是对自己的处境毫无所知？分明是知道外围有护卫，也知道他在河里，这是打算扮成他，好冲出重围了！

这人从天而降却不动声色，陌生环境里瞬间计成，那种沉着冷静，还有那种当着主人面耍诡计的坦然，当真……无耻得有大将之风。

他唇角勾起一抹兴味的弧度，也不管未着寸缕，缓缓从水中立起。

因为不想掩饰，男子出水的声音在静夜里很是清晰，半蹲着背对他忙忙碌碌，其实一直偷偷听他动静的太史阑霍然回首。

眼眸瞥过，一片玉白光晕，昏暗夜色都似乎亮了一亮。碧水中，裸身行来的人姿态坦然，容颜明净，每一步都在夜的轮廓中勾勒出人体最优美的线条和韵律，令人不觉得暧昧，倒惭愧自己目光猥琐。

这样的精致和独特，连太史阑都怔了怔，眼神一晕，像被一朵洁白的云，忽然拥抱了眼眸。

不过晕眩归晕眩，太史阑的大脑从来就是可以分头指令的，眼睛在饱餐美色，她一直抠着地面的手却毫不犹豫，霍然抬起。

啪！一团早被抠住的烂泥，从她手中呼啸飞出，划出一道乌黑弧线，精准而利落地砸上了……黄金分割点。

“啊——”

受袭的人因为疼痛发出惊呼。惊呼未毕，太史阑一个翻身，抓起早已放在手边的一个精巧火折子，迎风一晃点燃，抬手砸了过来。

“娘娘腔，吃不吃叫花鸡？”

火折子逆风而来，火光一闪，迎上泥水滴答的某处重要部位……

这要撞实了、烧着了，南齐最珍贵的“叫花鸡”将会就此诞生……

白影一闪，倒退的人快如旋风，岸边野草都被卷得摇曳，揉乱一团。

扑通一声，某人又回到了水里……

太史阑立即转身狂奔。

远处，黑影连闪，金甲跃动，护卫们已听见动静，奔了过来，远远看见“主子”“鲜血淋漓”地奔来，顿时都大惊失色。

太史阑低着头，一头撞了过去，低喝：“后有劲敌！江湖闻名的叫花鸡大盗，速速布阵拦截！”

“是！”护卫们纷纷跳下马。

太史阑手一抬，将火折子晃燃。星火一闪，掠过草丛，落在一匹马的腿下。

那马立即受惊，狂纵乱跳，连带周围马匹也被感染，陷入纷乱。护卫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连连呼喝约束，而太史阑早已奔至最近的一匹马边。

啪！箱子先扔了上去，腿一抬，人也跳了上去，顺手一拍马屁股，“走！”

骏马长嘶，扬蹄横跃，刹那间飙出数丈。埋头控马、准备对敌的护卫们措手不及，抬起头来，俱是愕然地看着即将逃走的太史阑。

“刚来就走，太不礼貌了吧？”忽有带笑声音传来，随即风声大作，呼啸若哭。一道晶光自草坡下电射而出，瞬间飞渡数十丈，直逼太史阑狂驰而出的马。

那风声，竟像是自草坡下的河水中而来，锋锐割裂空气，嘶嘶作响，像驭天的飞剑。太史阑不由一挑眉，是那险些做了叫花鸡的河中人？但刚才明明看他没有武器啊？一个念头还没闪完，黑暗天穹尽头雪光一闪，剑已追至。

风声太烈，太史阑一回头便看见马尾飞扬而起，一蓬雪白。随即剑气掠过，那簇美丽的马尾嘭地散开，化为无数雪白细丝，如春夜蒲公英，喇地一散。

剑气未至，已摧毁马尾，森森寒气割肤裂肌，马上就要落于她后心！

太史阑从没见过也没想到过世上竟有这样神奇的一幕，但她有个最大的优点，就是淡定——天大的危险也不过眨眨眼睛的牛叉淡定。于是她眨眨眼睛，忽然发现那剑薄锐透明，而且没有剑柄束缨和吞口……那好像是水冻成的冰剑！

太史阑霍然伸手，手指迎上了剑尖。

哧一声轻响，凌厉无匹的剑携着无边的寒气，穿刺太史阑的肌肤而过。

指尖一抹鲜血溅开，如红梅，艳色彻骨。

疼人的寒意冻得太史阑浑身一颤，脸色发青，但动作却毫不犹豫。她手掌一合，狠狠握住剑身，厉喝：“还原！”

声音短促干脆，而更短促干脆的，是剑裂之声。几乎刹那，凌厉得似乎连鬼神都可以劈裂的透明的剑，忽然开始发白，冒烟，碎裂，一阵细微的咔嚓声后，化为一泊清水，自太史阑指掌间汨汨流下。

水色粉红，因为浸润了太史阑掌心的血。

剑已消失。

四面一阵静寂。这一幕太超出想象，以至于人们暂时失去语言和行动的能力，所有人都呆在当地，包括以河水化为冰剑、驭剑而出的那个人。

他这一手当世也少有能敌，连他都没想明白，这一剑怎会“消失”。

太史阑一抬头，便看见那个人。

春夜和风，碧树如玉妆，那人落在远处草坡边的树上。

他好像不愿穿别人衣服，竟是裸身追出，只是身上晶光闪烁，炫人眼目，无法看清任何重要部位，仔细观察，才发现竟是用冰给自己护住了三点。

此时暖春，河中无冰，那么这人便是以内力凝冰，形成了刚才的冰剑和现在的冰衣。这种奇思妙想、迅捷反应和高绝武功，令太史阑眼底腾起炽热的光。

她要抓住他，让他交出他的秘籍！

她也要凝冰为剑，千里取人头颅，谁敢追她，见一个切一个，见两个切一双！

对望不过一霎。

对面那人晶莹剔透，流光折射，身后花树翠叶离披，随风摇曳，看起来便如玉人多了双碧绿飞翅，有种摄人心魄的美。

太史阑嘴角一撇，弧度冷峻不屑——长翅膀的果然不只是天使，还有鸟人。

恍惚里，晶光流转的鸟人一直盯着她，那么远，竟似看得见她表情，唇角牵动，微微一笑。这一笑，笑得太史阑眼神一缩，二话不说一踹马腹……走先！

马狂驰而去，这一刻人人愣神，转瞬追之不及。

树上长翅膀的鸟人没有再动，注视着她的背影，若有所思。

护卫们惊魂稍定，急急拥上，“主子，您怎么样？那叫花鸡大盗呢……”

“啊——”

一声惊叫。鸟人手一挥，倒霉护卫跌了出去，扑通一声，河水溅起三丈高。

晶光闪烁的人，犹自立于树上，看着太史阑逃去的方向。

几个护卫匆匆查看了一下四周，又清点了一地乱七八糟的物事，末了，脸色苍白地上前回报：“主子，丢失黄金皂盒、琥珀珠串等金银玉件十二件，砸毁玉盘十只，踩碎扳指三个……”林林总总报了一大堆，最后才含含糊糊地道：“还有……您的玉带钩也没了……”

护卫讪讪低头，心想玉带钩下压着的您的丝质褰裤也没了……

不过这个，还是不要报了好……

树上人对那一大堆损毁的金银玉器无动于衷，看也不看侍卫捧上来的碎片，只看着太史阑远去的方向，闲闲地问：“那匹马上的千里香囊，没取下吧？”

“回主子，没有。”

“哦。”他意味深长地笑，轻飘飘落下树来，手一招，叠放在一边的衣物落在他脚下，“今晚还得赴安州总管的宴，先更衣。”

美貌侍女上前，衣裳翻动声响起，众人低头屏住呼吸，频率紧张。

果然，没多久，一声低低的“嗯？”响起，尾音调得高高的，带着疑问和怒气。

“谁偷了我的亵裤？”



第二章 国之妖孽

南齐景泰元年，一月底，初春，夜。

这一夜，有人从天而降卷走内裤，有人破水而出被偷内裤。除此之外，这是看起来很平常的一个春夜，人们在不同的屋檐下酣睡，在浓淡星光下做着升官发财死老婆的美梦……这一夜确实有人升官。

“陛下年纪尚幼，初登大宝。”南齐皇宫景阳殿内，腹部略凸的年轻皇太后正襟危坐，对殿下三位老臣轻言细语，“先帝遗旨，以三公为辅政大臣，俱升上柱国，赐出入宫禁密匣奏事之权。日后陛下的天下，就拜托诸卿了。”

“臣等不敢有负先帝及太后之托！”三公俯首，“太后腹中正孕育先帝遗腹子，请务必珍重凤体。”

“几位卿家公忠体国，哀家向来是放心的。”太后提袖，轻拭眼角，“先帝去得早，留下偌大国家、孤儿寡母。内事未平，外地未靖，这纷繁天下，哀家要怎么才能承担得起……”

铜灯明灭，光影浮沉，皇太后神情楚楚堪怜。几位老臣却都木着脸，垂着眼，眼神如斗鸡，只横扫面前三尺方圆。

就这么着扫来扫去，大司空章凝的身子，突然微微一僵。

前方，凤座之上，太后青色裙角下，微微露出一一点描金凤履——水红色，镂金边，其上七彩鸳鸯，翠羽斑斓，鲜活如生。

国丧刚过，满宫戴白，皇太后率先垂范，云鬓之上，连头钗都是银的，清素得像雪人一样，不想这裙子底下，竟是无限风光！

三个人的呼吸都停了停，随即转开目光，和太后对答了几句，便恭谨地退了出去，临出门前，听见太后欢快地道：“把皇帝抱来。”

大司空章凝在门槛边半转身，看见宫女抱来了两岁的皇帝。

太后眼角瞥了瞥儿子，忽道：“皇帝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

章凝忍不住又看了一眼。玉雪可爱的孩子，大脑袋顶在宫女胸上，一双乌溜溜的眼睛骨碌碌地看着殿中人，脸颊红润得似乎要喷出昨夜的热气来，哪里有一丝半点儿“难看”？

那宫女却答得顺溜，“回太后，陛下昨夜没睡好，一直在哭。”

三公都回头，瞄瞄陛下那光滑的小脸和毫无红肿迹象的眼睛。

小皇帝抬头，欢笑地伸手去摸宫女涂了胭脂的红唇。

“我这可怜的孩子……”太后忧心忡忡地叹息，“还是夜梦不安吗？张天师上次说，宫中女人多，阴气太重，不利于陛下龙体。哀家本想着，宫中女人也怪可怜的，还能叫她们去哪儿呢？如今看来……”

三公默默地听着，心想：戏肉来了。

“可怜”的小皇帝，摸了一手的胭脂，笑嘻嘻地舔了舔，粉红的舌头在唇边溜一圈。

“还记得咱们原先有个老例儿。”太后倾着身子，好像在和身边大太监李秋容说闲话，“先太祖皇帝驾崩后，宫中侍寝过的，都相随地下。没承恩的，一律修行，为国家祈福。是不是有这回事？”

“太后圣明，一点儿也没记错。”李秋容的橘皮老脸八风不动。

三公身子颤了颤，脚停在门槛上动不了。

殉葬……早已废除的残酷旧例，这女人就这么轻描淡写地说出来了？知道她要清洗朝局，知道她要清除异己，却没想到这么快，这么狠，这么决然。

殿内的气氛有些肃杀，只响着皇帝咯咯的笑声，他把大脑袋扎进宫女胸中，撞得砰砰有声。

“那就这么着吧。”太后的语气像在说天气不错。

“遵旨。”李秋容的语气也像在说是啊天气不错。

“太……”章凝霍然转身，却被身边的司徒魏严重重一拉袖子。

太后“讶然”地抬起头来，好像这会儿才发现三公没走。

“大司空还有什么事吗？”她笑盈盈地看着章凝，“怎么，外廷不忙吗？还是对我宫中事务，有何见教？”

“我宫中”三个字咬得很重，在齿间辗转，碾轧出一点血腥气来。

章凝闭了闭眼，咽下了哽到咽喉的一口气。

这是内廷事务，皇太后有专决之权。她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做出这事，就决不会允许任何人阻拦。她在他们陛辞离开后才轻描淡写地做决定，却又要让他们听见，就说明了她绝非临时起意——这是挑衅，也是警告。

偏偏他们也只得受着。

三公一边暗骂先帝为什么死那么早，又为什么在临终前偏宠这女人，容她窃夺大权、垂帘听政，一边无可奈何地退了出去。

皇太后淡淡地笑。她身后，李秋容捧上一本册子，上面是所有先帝宫眷的名单，左边是临幸过的，右边是没临幸的，之间一道勒红——生死之隔。

皇太后宗政惠瞄了一眼名单，没说话。

李秋容稀疏的眉毛耷拉着，默不作声地将名册捧了下去。

一群金丝鸟的命运，被皇朝最尊贵的女人一个眼色决定。

“慢着。”

李秋容立即停住脚步，一动不动。

皇太后手一招，黄金红宝攒五瓣梅的长长护甲在半空中划过一道艳光，如刑台上斩落的带血刀影。

名册被重新奉了上去。这回，皇太后亲自提起朱笔，在右侧的某个名字上，重重画了道圈，还画了个钩，勾到左边去。

“她侍寝过的，哀家记得陛下驾崩那夜点的就是她，只是之后陛下驾崩，彤史忘记记录了。”皇太后如是说，语气轻松得像在说白菜忘记收了。

“太后圣明，确实是忘记了。”李秋容的语气也像在说白菜果然忘记收了。

名册合上，那个被画了红圈的名字十分显眼：邵世兰。

皇太后挥挥手，靠在锦凤莲花软枕上，倦倦地道：“听说邵家当初有奇遇，他家中那东西，虽然多年不现世，但据说只有邵家直系女孙才能拥有。邵世兰，好像正是邵家长房嫡女吧？”

“老奴明白。”李秋容慢慢躬身，退了出去，“老奴会好好访查。”

皇帝的大脑袋，一直在蹭宫女的胸，忽然张口一叨，“啊呜。”

“啊……”被袭胸者控制不住，轻呼一声，随即醒悟大难临头，惶然跪下，一张脸惨白如死，却连求饶的话都不敢说，只抱着皇帝瑟瑟颤抖。

皇太后挥挥手，一个太监上前来，抱开皇帝，一脚踹倒那宫女，就手拖了出去。

出殿门时，那太监还对僵立不动的三公笑了笑。

三公默默扭头。

皇帝骤然失去怀抱，眨眨眼，嘴一咧，似乎就要哭起来。一个清瘦的大宫女连忙上前将他抱起。大脑袋瞟着面前的一马平川，不屑地扭过头去。

皇太后懒懒瞟了皇帝一眼，“皇帝两岁了，怎么还要吃奶？还这般挑剔。”

语气像在责怪，却一点儿不高兴的意思都听不出。

“回太后，陛下生来体弱。太医说，需要以人奶补养至成年方好。”李秋容的语调，永远平得像男人的胸，让人担心他的喉管是不是被捋直了。

“听说换了新奶娘，他常常夜里哭闹？”皇太后细眉皱着，不像在担心，倒像想起了某些事而有些不高兴。

“是。”

“原先那个奶娘呢，不是说皇帝很喜欢？什么事打发出宫的？”

“说是她家幼子病重。老奴担心她身上或许有隐疾，干脆打发她回家了。”李秋容眯着眼，想起前任奶娘那惊人的波涛汹涌。

皇太后不以为意地挥挥手，“陛下夜闹也不是小事，既然他喜欢那个奶娘，再召回来。”

“是。”

皇帝咯咯笑了起来，抓了一把大宫女的胸。

三公步子很慢，还没走远，听得里面对话，人人面无表情，但眉梢眼角都在细微地抽搐。这抽搐，一直延续到三人回府。

当晚，大司马关门练剑，剑气嗖嗖，在书房门上添了第三百八十道痕。

“两岁！两岁老子已经开始四更起床扎马步了，他连路还不会走！”

当晚，大司徒捏碎了他最爱玩的玉核桃，萧瑟长叹。

“两岁！我已经开始读四书，他连名字都认不全！”

当晚，大司空喝光了府中藏酒，仰天长啸。

“两岁！两岁了他还在喝奶！”砰地砸碎酒壶，生平首次爆粗，“喝，喝他娘的！”

当晚，三府中，下人们都在悄悄猜测，两岁了不会走路不认字还要喝奶的奇葩是哪家纨绔……

当晚，明黄帷帐里，那位两岁了不会走路不认字还要喝奶的奇葩，嫌恶地一把推开轮值的奶娘，口齿不清地大骂：“喝！喝……娘的！”

满殿里咕咚跪了一地宫女……

当晚，万寿殿的皇太后，听人传报三位辅政府中发生的事，随意地笑了笑。

“这三个，不过没牙老虎、落地凤凰，随他们闹吧。”她偏头看看自己的忠心手

下，眼底的笑意渐渐淡了些，“其实，哀家从来只在意一个人。”

“您说的是——”

“对。”年轻的皇太后仰起光洁的下巴，眼里飘过一丝奇异，“容楚。”

当晚，发泄完毕的三公，不约而同地笼袖立于庭院，看幽幽月色，清凉光润，边缘却不祥地晕着浅浅淡红，像被万里银河稀释过的苍天之血。

三公同时发出一声叹息，想着近一个月来南齐朝廷的翻覆，陛下暴毙，太后上位，迅速垂帘；想着她一介女子，到底是凭什么获得内五卫和外三家军的支持，夺了这南齐至尊之位的；想着若有一日，这笑里杀机隐隐的女人，真以纤纤之手，揉捏莽莽河山，又有谁能阻止她，挽救这陆地之南的蓝氏皇朝？

在这一瞬间，三公心中都掠过了一个名字：容楚……随即又都摇了摇头。

南齐晋国公，无人知善恶，无人知喜怒，无人知其心深几许；不在朝野，却握有旁人难及的地下势力；不涉政事，却足以轻易左右政局。

他力量的羽翼张开，如阴影笼罩于南齐山河，不见边界。

这样的一个人，谁敢轻易交托以信任？

三公叹息，仰望天际。天边忽有流星过，一线深红，划裂湛蓝天际。

“国出妖孽，谁能斩之？！”

还是这个夜晚。

当晚除了有人升官，还有人发财。

“我不去……”陋室里，一个妇人对着满盘银两抹眼泪，“我的孩子病得快死了，我哪里还有心思进宫去做陛下的奶娘！”

“说什么胡话？”她的丈夫急得连连搓手，“这是懿旨，你敢抗旨？”一边说一边拖住她的袖子往外拉，“别磨蹭了，外头公公在等着呢！”

“不要！”妇人声音凄惨，死死抓住孩子的床沿，“让我陪着他，让我再陪他一夜……半夜……一刻……就一刻！”

“水娘子，说是看下孩子就来，怎么磨蹭到现在？”外头，太监阴恻恻的声音响起，“陛下记着你，太后特旨召你，那是你八辈子都修不来的福气，竟然还哭哭啼啼的，晦气！”

汉子听出了话里的不耐，打了个颤，拖住妇人的手更用力了些。妇人低下头，狠狠在他手上咬了一口。

“哎哟！”汉子低呼一声，却没松手，在妻子耳边颤声道：“水娘，收收你那倔强脾气，皇室不是咱家，你这是抗旨……抗旨要株连九族的啊，水娘！”

妇人听而不闻，转头看着床上奄奄一息的孩子。

汉子狠了心将她向外拖，鞋跟在地面一寸寸挪移，擦出一道长长深痕。

外头的人却已经发怒了，“舍不得是吗？那便帮你了结吧！”

话音未落，乌光一闪。哧一声，蓝布门帘如一道水波被飓风划裂，嘭地炸成两半。劲风呼啸而过，撞上床上小小的身体，那身体被砸得往上一蹦，又重重落回，半截蓝布悠悠落下，覆住了他的脸。

“庆儿！”妇人撕心裂肺的呼喊，半道就被堵了回去。

一群面无表情的人，堵住了妇人的嘴，粗暴地往车里一塞，“回宫！”

车子辘辘驶开，车里有人在挣扎，肉体撞在车身上，砰砰作响。车帘被撞得微微开了一线。边缘的缝隙里，妇人赤红仇恨的目光一闪。

当晚还有人死老婆。

“国公。孙侍郎家的小姐刚才……去了。”安州，晋国公别业的管家哈着腰，小心翼翼端详着主子的脸色，心知刚被偷了内裤的主子心情想必不会太佳。

“孙家报信到国公府，李大总管快马传书，问您是亲自回京，还是他封一份丧仪送过去？”

“哦？”昏黄灯火下，有人在修指甲，指间一柄薄薄的刀，雪亮，薄如俏丽女子的眼风，拈刀的手指，却比刀还白还精致。灯光幽幽，给那指尖打上一层淡金的柔光，那手指仿佛上了釉，精美润泽。

修指如玉，面容却隐在灯光的暗影里，轮廓流畅，惊艳一笔。

他的回话只有一个字，听不出喜怒，管家却已明白，立即解释道：“孙家二小姐，半年前成为您的未婚妻，三日前，惊风而亡。”

“第几个了？”问得依旧漫不经心。

“第三个……”管家低下头，苦涩地咧咧嘴。

男子笑了笑，玉冠垂缨悠悠荡在他颊侧，深紫缨带衬得肌肤温润清亮，如暗处幽幽发光的明珠。

“容家有子，洵美且异，碧海珠辉，长天明月。”

这是属于他的一首歌谣，南齐百姓人人传唱，不过听说最近歌词已经换了。

“容家有子，洵美且异，碧海吞珠，长天生魅。”

珠者，珍珠也；魅者，鬼魅也。自从那些如珠如宝的豪门千金，因为他都成为鬼魅后，这首歌也就变得鬼气森森了。

三年内死了三个未婚妻，坊间传言多达十八种。其中以“晋国公命硬克妻”、“晋国公沉迷魔道，以美人精魂练驻颜之术”和“晋国公其实是天阉，讨厌女子”这三种说法的拥护者最多。